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六

卷第三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實一

先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行實上

先府君承家學雅自負世之識不識者咸望其

鬱爲名卿禆益家國乃進退朝野幾易三十寒

暑所蘊抱未一二殫方受命行河而遽奄忽棄

孤以逝也嗚呼痛哉府君舉孤晩孤髮未燥不

能測府君溪中其已著者孤復不忍即死稍銓
述平生以丐名公大人一言紀次以永不朽其
無謂孤實孺子不孝以終死我府君孤即死安
贖是用泥首苫塊舐淚受筆先府君姓茅氏諱
國縉字薦卿別號二岑世居歸安之華谿已徙
居苕上已又徙練水先世有千三公龐元末爲
池州路總管知天命有屬棄官歸餘山陰來隱
於歸安之棣溪托治彸爲業東市海上經華谿

民間金應之又一千二百有奇府君始至曰章無驛而代他驛費倍病也代青陽驛費愈病也此誰非急公事者而私苦章民爲乃請之當事得他羨金四百以佐章而歲所徵民間金悉罷去條鞭法於民最便初議下不無紛當事者不審輒欲格而更計府君筴之乃曰民財止此數戶上下於廣隘役繁簡於沃瘠吾其視地之是任廻始免其陞擦重差爲按地加徭法且曰均

賦耳兩稅站丁徭馬鹽鈔亦曆既多瑣尾艱輸猾胥陰爲利穴吾何惜約法以便民乃始給繇帖按款定則爲總收分解法亦均後爾其掌概收受折色里書禁子斗級舖兵解馬募於民費十而就削募於官費一而就理吾何愛勞官以朘民廼始一自縣募而廩餼之如其直惟漕糧與條編派徵者仍里役收而輸之官爲官募法蓋章土徭習有三等九則一切責之大戶不能

不募私人以充役常至千六七百人費以鉅萬自條編行而賦以晝一以三十七人領之直不得過四百金歲省亦以鉅萬貧者樂業富者始帖席曾著便民十議爲章民永賴云自府君令章大祲三値歲甲申四月至七月不雨禾盡槁府君艸心計且上其狀於直指長跪請得蠲賑直指色動以府君狀聞　上命蠲章存留三千有奇而轉漕萬六千石聽輸金以償時府君竊

心策錙銖易爾頑獨難賑乃仍進父老而矢之曰公等長者幸不欺令令其籍手報　明天子無狠戾恩德不忠父老唯唯不敢日詣廉其實乃日賑數千戶雖呼負擔亾一人譁者益信父老之不欺府君而府君能為不欺也乙酉頻稔民所償穀暨新舊儲穀幾二十萬府君喜曰有備矣丙戌復旱以上詔所司賑貸如甲申例時部使者賫帑金數十萬分道賑章例得三千六

百金府君慨然曰此誰非乃公餚也議請以倉粟佐之報可於是進父老而矢之如初爲具闕儀魚貫而進所給金粟各有差民皆叩頭呼萬歲明年秋大蝗聲若風雨不浹旬而禾若掃當是時民則縮腹以待斃官則束手以待罪府君爲泣下至廢寢食條畫得蠲耗粟三千減正粟直金三千民轉輸金三千餘酭粟萬五千民始聊生是舉也府君以令不欲獨生從部使者亟

請之　上乃可其奏故視甲申稍輕折色之十
二所蠲亦不啻萬計焉然是時　上念齊魯燕
趙兩河間頻年重饑詔發臨德二廠粟數十萬
聽縣官賤賣如常直所得直半輸官半以遠市
而布之民章當市粟二千直八百第邑去廠四
百里而遥轉轂復不給府君乃心計賑籌爾不
如發邑廠貸民二斗令隔歲而償斗五可三千
石石直三錢民可省直廩不乏粟而以市穀之

直當令數又得羨金百以佐轉穀之費請於部使者如議要市穀八百廩於官明年春饑乃悉發廩爲粥糜以哺民當是時旁邑縣悉聽民自就臨德廠市粟章獨遣官領之以歸給民旌旗鉦馬繹路刺目道遇臺使者爲停車擊節下他縣如章丘嗟乎府君三理荒政所全活章民億萬輒曰茅侯生我顧府君嘔心擘畫良苦已章故籍民間牛數百以備役府君悉焚之曰奈何

役民耕牛亾何有詔爲少傅楊公撫表其門側
役牛百頭旁邑以民間牛應人謂府君更移之
府君不可曰吾惡夫焚之無從也出貯金買牛
應役役罷仍賣之民賴以耕遂大獲其因事設
施建制無窮大率若此府君習章久章民亦習
府君洞然爭訟往往自解邑中豪而黠者不復
踶嘗攜書堂皇竟帙始退了無一事民相師爲
節儉閭里殷厚府君未去章而地價已三倍曩

時既去而章人祠之丁亥春報最授文林郎兩
大母前母蔡今母丁贈封孺人如制己丑召入
除廣東道御史嘗疏齊浙名賢趙公錦劉公應
節邢公玠賈公三近臧公惟一陳公有年孫公
鑛許公孚遠丁公賓李公樂輩勅下所司以次
擢拜人謂府君知人時大宗伯以豫教皇長子
請并上立東宮儀禮久不報府君慨然掀髯上
疏略曰皇長子茂質九齡聰明睿知漸啟知識

情欲亦漸開不以此時博選賢良與多聞直諒
士爲之左右保傅則所居深宮所習婦寺古帝
王修齊治平興廢得失誰與開陳啟沃哉款款
千餘言亦不報會副使李材等眥功不實逮繫
詔獄朝議惛之請如漢魏尚故事　上持之不
下府君乃力申救且曰　陛下所恃持平天下
三尺耳惟臺省得言大臣得議今何是建議者
付之法曹復疑覆議者待以猶豫則是成法不

足據羣臣不足信天下事有大於此者誰與共
任臣愚過計故非爲材一人一事憯也疏上得
減戍時傳大父病瘍府君涕雪悲咽曰吾寧以
一官忘親者哉亟以終養請格於例乃請急庚
寅八月歸而大父益善飯顧益喜大父故伉直
不立城府府君復以狷操自信當其歷臺中上
封事人謂章章國家鉅政海內想見其人顧忌
者益深刺骨自去西臺而讒言日至矣壬辰外

計主爵者不能持乃調前章丘令故事令高第
入臺省者無得以前令調調前令自此歲始而
府君益喜如故曰彼奪吾惠文能奪我孺慕乎
乃築園舍旁榜曰菽園志菽水終焉之思大父
顧恚曰吾始失之身而取償於若若得之若失
之誰爲咧曾參不殺人者且世豈無百歲人若
乃且暮遲吾死日數趣促就道府君亦數涕泣
前跪從賓客以請終不許是歲十月補淅川令

浙跨山而治署篆者率下吏所在流民洶洶嶬
嚙聞府君且至轉相賀曰是嘗三活饑民著聲
三齊間者比府君至風稜愷悌間出思亂者益
解去府君乃拊膺長歎曰吾失之章乃收之浙
吾寧以憸人傳舍其邑燕越視其左右手哉于
是單車褁糇所至勞問其疾苦須髯爲枯浙故
無備賑以金粟粥餌而彤瘵廼浙故無教甲以
鄉約保甲而激揚嚴浙無倉寄於民舍始建至

三十七區而侵漁絕浙有糓耗於積收始備至
萬二千石而消弭預益崇禮飭學彰善誥愿興
廢舉墜靡遺力焉時中原大沴千里為壑　天
子至撤膳樂遣重臣往賑之然府君每一議上
輒下屬邑著為令故鄧豫伊淮間荒而不害人
謂府君治浙如治章故浙之民朞年而歌二年
而思且祠之者一如章乙未八月擢南屯部郎
隨請急時夕大父起居又三年大父促如初不

得巳補南都水巳亥抵留都王五城街司節慎
以能傾六官長時署篆鼓鑄省直十二錢復精
好又減肥皂鐵線浮費千三百有奇監臣議備
孝陵燈價千六百餘府君減至三十六金大司
空運之會簡往牒改元時庫貯七十萬今所存
止五萬受事兩月所出巳二萬而入者止四千
諸大費咸取給焉乃上疏極論裕財長策略曰
項接工部咨辦圍屏插屏燈帘等項會估工料

一十二萬零復接邸報見輔臣揭帖稱太倉銀庫罄出如掃額解邊餉待哺無措又稱買辦珠寶等物約估二千四百餘萬夫太倉爲萬方灌輸之會當有三年九年之畜今何一旦至此時詘舉盈痛心駭目臣與有司計之責誼不能嘿也臣聞天地生財國家歲入止有此數　皇上試於清暇時虛懷靜思寧夏東夷之役所出幾何兩宮之役所出幾何此何止千餘萬又試

思宮中累年節省所積幾何非時傳取及籍沒
中璫巨賈括取礦稅所積幾何恐亦不止千餘
萬以有限之財賦耗之土木征代既如彼積之
筐篋又如此當此之時而欲責之區區司計之
吏乎夫 祖宗二百餘年休養之民 陛下堅
以礦稅擾之民已怨而不恤亂已萌而不止臣
以爲 陛下聚此財也必用之軍國不然則宮
室又不然則典禮今皆不然而徒籍之大廡之

下掌之宦監之手安見其可貴乎庶民辛苦聚財急之爲衣食次室廬又次爲子女婚嫁計假令積金盈箱而寒不以爲衣饑不以爲食風雨不蔽不以爲室廬兒女用壯不以爲婚嫁顧株守此金而皇皇焉惟不義之外索此智耶抑愚耶伏乞敕下所司屏去文繡製從儉朴則可省十九之費珠寶玩好平時不可衣食有急無救兵荒在昔帝王抵珠投璧以瓦礫視之郎禮不

可鈌亦望按諸令甲不使濫於十九萬之外則可省二千餘萬之費臣之愚計誠以　陛下必欲取之礦稅不若取之內府必欲府庫充盈而可以待取則當毋事節儉而使之充盈何事中使紛紛四出爲疏上不報然淋漓忼激幾萬言
天子爲之動色遂屏識之故久不得遷明年徵閩中班銀時辛丑春大父政九十府君乃羣子弟中外孫支輩幾百人班舞稱觴亦日擊鮮觴

客客各徵詩詞文章以前壽並海內名流府君觀此極喜然亡何時而勢然亦礙矣先是府君嘗迎大父官舍一時留都諸大老並就大父問長生術雄風長嘯庶幾神仙中人而遽懸厓去府君哭之幾不起是歲夏會竣閩役奠一往報而返駕適權撫范公允臨病休沐豫章陳公大綬代爲政而未至司空乃以檄府君府君辭不可乃奉檄顧敬諭而過者已懽呼當意去三月

代庖所入稅幾一歲故事竹木稅於蕪湖湖口不與焉竪兩稅之商不堪饑江干者或累三四年府君始廉其狀馳檄飛監辭頗峻監大怒遺牘且挾以上奏府君報曰我將爲民請命若病商是病國　天子聖明若不知死所矣竪爲氣奪得不稅以九月歸省廿一月視大父含斂府君嘗曰吾自庚寅徘徊進退廢幾一日養至是若嘿成之有異數焉用振溺閔除故宦例繳匙

十二月報最大父故中飛語失封府君曰我寧爲無父人哉乃具疏闕下願無子身之壐書而進旌先臣因白其非罪狀略曰先臣以雕勦破賊收大征之功省國家士卒軍與億萬蒙恩被擢忽受顯黜一舉也乍功乍罪何哉倭奴内訌東南爲墟積骸如山流血成渠先臣故從督臣宗憲畫策平倭不望不次之賞返得波流之禍頃者臺寺娸言宗憲已蒙洗雪既蒞蒞薦辛發齒

不自疏凡七上始得下所司略如所請嗚呼痛哉乙巳三月壬工　長陵明樓故事中貴人共事者相引爲奸府君嚴峻乃計千金交歡府君府君悉靡之貴人始相戒曰吾不幸逢茅公明樓工猝不及竣府君乃量木石之工計值而課工不中者罰倍之不兩月即告成中貴人失所窟穴甚懟之及竣事所簽木石尚充積故事役數十百人復簽而出之漁穴率以十萬計府君

乃募壯有膂力者披役而差其直不三日陵寢爲淨諸貴人始相詬謂淨道吾輩事公何屑屑若我也府君曰吾知奉職司計爾寧知其他終不許故明樓工獨先於他工　上大悅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六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七

先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行實下

卷第四十七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實二

先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行實下

九月奉使南旋明年卽家詔主夏鎭河閘十月抵鎭明年五月遷郎中鎭故朱司空衡駐節處嘉靖戊辰始遣曹郎分督故獨無勅而新設泇以挽漕則泇濁二河並隷於鎭延袤南北數百

里地遠比於三河而任鉅過之然諸屬縣以無刱故所下符盈篋不爲理河夫嗷嗷故役夏鎮者殊苦府君上其狀於督府司空曹公時聘曹公如狀請於朝如三河例可其奏當府君將入境馳檄楬於道曰凡我父老子弟有奇謀石畫可以佐國家挽漕河者亟以告比至晝夜拮据視河道損益便宜所在合以父老子弟之相告者司空輒報可故府君得直行其志而以虞撓

司空亦悉倚辦府君焉故事漕河半入黃半入泇其悉自泇濟者是年始府君策之謂勢不得不塞滿家口而鑿泇河水淺則易涸口溢則旋礙乃請建三閘以注水廣河面以決壅顧議甫創而漕已至天旱河膠操艘之夫至長絚迂緯於喁吁呼而不前府君乃日夕往來道中焦心殫精要以人事勝地脉為廢寢食者凡三匝月力禱於滄浪之神顧水忽湧出漕挽已上而府

君竟不起矣初眎者曰病在心已曰病在脾府君受役濬水而水濕頹發於四肢一旦溘先朝露嗚呼痛哉鎭故籍民間以主叜籌者八百家府君曰長吏無長策衛若庸籍若衛乎乃悉呵罷之民間子貧不能學乃擇敦行通六藝者爲給絳帳館廩之就學者至百餘人河夫仰食縣官顧遞發而金去半矣府君畫一進而庭授之率滿志焉稅豎設兩稅於鎭率無賴子苦人如

茶府君至立召遣之得罷稅商旅故不堪幾倣夫府君與叓始如直而市不易肆矣鎮民貧不能婚者常至老死府君曰古人三十而婚過此者告人給之五金故藉府君以有室者又數十家當不孝孤扶聾去夏鎮鎮之大夫士與商賈氓農婦人女子亾不欷歔慟號者哭聲爲震天地嗟乎府君雖生於華貫然艱難辛苦蓋備嘗之然人亦以此覘府君當大父病疽前毋蔡亦

病劇府君昕夕大父湯藥而自蔡來者請以間
視蔡府君知非蔡意也乃曰吾急蔡而蔡甚吾
急親而蔡其起乎𡚁果愈久之兩大母俱病劇
府君往來若練間不解帶者三月無懈色大母
姚安人嘗謂世父曰仲兒豐潤而厚侍吾如若
父侍大父時眞家兒也故絕憐愛之時世父以
才高數奇稍放於聲伎詩酒間殊非大父意府
君每規之而世父弗是也益不以弟畜然府君

事之一如事大父三十年來念及輒爲嗚咽出
涕大父春秋高府君不欲旦暮去膝席乃又自
苕徙居練上官南曹時顧念大父急會大學士
李公廷機以少宰署部篆就公乞差公知府君
才欲倚其用有難色府君悲慟公亦涕泣而許
之平居事大父食必箸進行必杖掖小恙必屏
息侍寢輒夜不寢服既禫猶嘗獨坐斗室涕淚
交頤人覘其至性然云府君平生遇人急如身

受之其壯不婚貧不學死不斂喪不葬老而獨
家無以舉火者爲之愀然酸鼻立息計之無問
疎與戚族自曾大父後食指日繁大父贍之府
君贍之然輒與輒廢於是約曰給田十畝者除
其四以供國課餘自爲耕而催科徵輸無煩焉
乃割腴田五頃等親疎而分給之額曰茅氏義
田請郡縣章以示永世其他婚喪助各有差貧
交姻婭額設義倉計其甚不甚以爲等而歲散

之可數百石太宗施公濬没垂五十年子孫不能葬府君心傷之曰公庶幾古所稱鄉先生者乃捐數十金為之殯并返其故所鬻塋地示中張戴泉為府君蒙師自含斂以至築土悉手經理之其它葬親故以百十計至有四世十一喪三世九喪者皆豁成於府君府君嘗為棺以待不能殮者給之歲以百計行之三十年見貧老不能為胤嗣計者輒出家婢贈之故妾媵雖多

終無怨女而錫類之念更篤凡子弟有二十不能婚者悉任之易簣時諄諄語孤曰是所以廣天地之生吾悔行晚不能畢其志爾爲令設六轅徧列鄉市擇良師廣弟子章丘謝君啓光八齡爾府君從羣兒中試其才曰此非常兒也十五年而成進士居常集族人子通公車業者親核之列高下等以重輕其下帷費故子弟亦斌斌競學蔡司馬公汝楠卒遺孤炳齊大父常撫

之然竟死長安邸舍蔡之宗人故虐炳齊者炳
齊死遺娠數月府君知益不可支乃慨然裂裾
曰生女也吾娶之生男也吾嫁之亾何而生男
府君喜遽使告其母曰無憂若婚吾任之矣其
宗人皆驚愕自府君內調外禦故虐炳齊者終
府君之世不能虐其孤膝席而教之不知非已
子乃名之曰武曰吾其爲程嬰杵臼乎董宗伯
公份其奴輩故以豪著府君嘗移書數百言宗

伯公非是也宗伯公孫客部君嗣成爲府君甥心是之而不能用其術歲甲午諸無賴少年紛起府君身翼之得稍解顧未幾而宗伯公與客部君相繼歿府君乃以女嫁客部之弟非茅宜人出者一撫其孤如蔡孤人謂府君不背死友云甲辰入燕艤舟維揚買一妾亾何而疾作顧恚曰如誤少年何疾愈而歸其父書券曰納李瓜田瓜生未破趙璧秦城總歸行路其父固請

歸金府君立却之文嘗娶妾甫至而面有淚痕
府君固詰之曰妾故有夫夫貧不能娶使父賣
爾府君即日歸其夫亦不問値嘗慕古宗祀法
築祠於華谿而割産以爲祀又嘗議置倉舍設
學以教養宗人子弟會有持之者事不竟嘗著
編審議其法自貴顯量免外畫田爲里要使強
有力者無漏網而弱而貧者無偏苦當路卒行
之湖民大利然議者亦紛起府君以此市怨嗟

平府君先身以勞人其何利於乃公爲賈有鬻絲償賦者發所鬻金悉鐵也乃遽追其鬻者不得踉蹌欲死其妻方産抱所産子泣尾之比至市而夫已去市益不知所出府君聞而亟召其人立償之如金數夫妻慰籍去過濟淸時歲饑死人什伯枕籍道中府君爲揮涕賨棺市地瘞役悉瘞之都門大雪苦寒者滿道府君入市予以絮衣已而數十人已又數十百人環虢鄰中

乞衣府君乃悉市寺焉歲丁亥大沴明年又大
旱斗粟至二百錢貧者多立死府君出囷粟千
斛爲賑故舍遠近千餘家並得全間歲南歸嘗
見圩岸傾圮慨然曰十年之内必有大荒今其
時乎條畫井井上之郡縣復出粟千斛佐民爲
創會時安民狃覓亾成績今戊申大沴始歎府
君之蚤識府君與人交初或疑其落落及湥習
之道義切劘陰庇人而沒齒不言則又交稱其

有古人風故所交悉海內名公數十輩然亦不妄作緣嘗謂寡交省悔云府君望人寬而自持刻嘗曰華胄人執相砥者所聞百一爾或以貧子饑寒狀聞應之如不及且必謝其人宗人有以百金之產三售府君府君三焚其劵里中某嘗藉府君陵人然時詆府君市交而府君弗較也急之如初郡諸生數輩以逋稅當褫府君立爲償人各緡數十得免褫新安商德府君甚知

府君不私以所手墨卿進陰寘金其下府君初許之既察非墨也急笑而麾之商乃悚栗去坐客無知者平生顧獨喜讀書嘗手一卷謂孤曰吾以子女玉帛宮室歌舞之樂金紫魚袋之侈方諸六藝未足愉快西臺歸棊黃公汝亨講易坐中肆志古文詞攻苦亾異諸生時時與布衣吳君夢暘李君仲芳吳君雈溫君博金君朗輩唱和歌詠著有菽園詩草若干卷行於世其存

翁若詩若干卷古文若干卷大父故以公車業
冠冕海內府君亦登甲第文與詩兩分較東省多
脫穎南宮者巳官留都爾都故閒曹而名彥適
集乃聚同志張公鶴鳴曹公學佺輩結社刪史
期共著千秋業亾何各以宦遊散去不果壬寅
府君憂居始出故所刪者卒業東漢兩晉巳行
世南北史方付梓人五代三國唐書存篋中遂
因史以大父有鈔本故不復及獨宋元未竟實

志而卒也悲乎方府君行河洳渠所在嘔心殫
計與行役伍不輟晝夜一日忽歎曰吾已矣即
道中草上中丞書數百言乞解官又數百言以
戒孤輩歸尚視政數日徐出書示孤孤泣跪請
聞府君笑曰兒不知爾吾嘿察心神終已矣吾
死無他願願兒善讀書做好人慰而父地下兒
亾忘而父言且回六月十三而父逝期也孤益
泣請乃曰若不記浙川時有乩詩曰兔頭藏鼠

尾馬首奮吳鈞名震三吳地官終古豫州今爲
鎭爲豫州地其不免乎書凡七上中丞中丞固
持之謂客曰吾非難棄事去顧一生未報國寧
爲旅死故負吾君哉竟卒於鎭之官署嗚呼痛
哉府君未逝前二日猶曳杖逍遥顧謂客曰秋
風一夜起客散孟嘗門公等去矣相視取巵酒
極歡客亦不意府君逝也明日作書辭交知竟
以十三日卒矣是日猶令童子書所未盡言數

十事諄諄大體語不及細且執孤手曰苟遇大祲其以所貯穀活人凡我三黨其母令一人死於饑者諸黑衣從我此亦人子也其何資以養其親兒識之孤復跪請長嘯不答曰毫無一事挂胸腸間乃呼萬事皆空者數四而冥是爲萬曆丁未閏六月十三日未時也距生嘉靖乙卯八月初四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元配贈安人蔡毋出兵部侍郎蔡公汝楠次配陶毋出

舉人陶公銳又次配光祿寺署正丁公廷才女
爲令世丁安人子二長不孝孤元儀聘巡撫河
南都御史沈季文女次元玠聘中書舍人沈珣
女俱丁安人出女六一嫁太僕寺卿錢夢得子
庠生允亮亮早卒生子二側室王出一嫁惠州
府通判蔡炳齊子太學生武生三女陶毋出一
嫁禮科給事中董道醇子太學生嗣暐暐亦早
卒生子一女一側室鍾出一嫁工部員外郎潘

大復子宦生啓純生子一女二尚未字俱丁

安人出一許聘整飭冀南兵備道山西按察司

副使卜汝梁子振綱側室張出其先府君而殤

者子二元儞聘舉人申用嘉女丁安人出元璘

聘刑部主事朱大復女側室王出女三一許聘

吏部侍郎朱國祚子庠生大烈陶毋出一許聘

太僕寺少卿錢士完子元懿丁安人出一許聘

湖廣左布政使馮孜子時刚側室王出不孝孤

輩謀於今戊申歲十二月十四日奉府君柩葬
於烏程淑三圩之阡嗚呼痛哉已矣府君冲悒
如不勝衣頎至受事任持大計屹立不可奪坦
中不爭涇渭然至策名實剖是非纖細無失嘗
嘗曰欲爲善無如宦時一舉止可活千萬命故
所居民留所去見思生而祝祀死有榮名寧幸
也府君初擢第歸故人賓客擊鮮爲壽優徘雜
陳時有以楊忠愍西市爲劇者府君樂觀之或

曰不祥也府君笑弗顧竟數十日不易一受命
爲令人意其爲文士耳郎以循良冠冕一時故
所蒞必綜核名實惠于窮氓孜孜若弗及一入
西臺誓以諫殉幸　上寬大亦以急解得免至
甲辰聞狐升帝座上封事言天意人情俱不能
久長無事請　上内禪受天下養疏成爲人所
持不得上使得達禍豈出忠愍下然識者知其
異日必有中也府君旣不及以節顯使稍假以

年猶將內展家學外補國猷蔚爲天下重如世所望者乃今迦河之績百世之利也勞心瘁力竟以身殉然亦不及使覩厥成府君昨年棄孤孤纔十四耳於府君行事奚能記述十一况其精深不可測者乎又何敢珊刻浮蔓上誣作者下欺泉壤孤不孝罪又甚於死死而生之湮滅而不朽之是惟名公惠顧夙好錫之載筆孤不孝泣血跣伏以俟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八

卷第三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實三

先妣累勑封丁安人行實

嗚呼不孝孤安忍述吾母哉不孝孤之產也在先大夫強仕之年受室者三矣母之歸先大夫又七年矣三舉而得孤孤生而病病下五色痰者埀百日國醫告技窮先大夫泣於堂閫以內

靡弗泣也母抱孤而泣於闕闈以内靡勿泣也母竟以此構目疾幸天錫神醫得不死天壤間乃有孤母事大夫再封而爲安人孤未能於母之素貴加分毫焉而母棄孤以逝孤何忍述吾母哉然我觀今之通顯者已邀尺一之詔耀閭震閾矣而於其亡也猶欲假文人一言以爲不朽計豈非以寵靈有盡而文章無窮哉然則孤雖不肖以文章辱收於君子者亦有日矣雖不

能致之於彼而猶可得之於此者也孤寧不忍
死舐淚而受筆嗚呼葢吾母丁也丁爲長興望
族居濱於五湖有南湖公者安人之大父也童
子時卽爲任俠杭之昭慶寺以倭警不戒於火
寇退僧謀復之費約可萬緡期諸貴人而募焉
公時以童子居坐末奮筆書曰丁曜獨肩之曜
其名也歸而楹棟樹萬枝及兩期而搆成棟已
勝椽矣以智略名江南江南至今推大俠曰丁

其云有曰愛湖公者安人之父也以高才生久不第謁選爲光祿署正惇物君子也善相人生安人而奇之不輕諾人聘年十九先大夫以章丘令集邸舍介而請始諾焉是時先大夫已再娶矣曰蔡曰陶皆已歾是年迎婚於章丘次年滿三年考贈蔡母曰孺人而安人亦膺封如之是時前母及庶媵所產女凡數人庶媵復數人安人視其女如已產也視庶媵如姪娣也先大

父將家居聞而喜曰此丈夫所難也未幾而先大夫瘁於邑病幾不起安人日夕號投環吞藥者數矣幸而大夫甦安人以得免先大父聞而嘆曰此丈夫所難也安人兩產而女益進庶媵於大夫先大父聞而嘆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以刑覲入長安留家於近畿近畿盜賊充斥白晝攻城邑安人令列健兒於戶外使引滿而待身操短刃以戒曰賊入戶我自頸矣力鬬而免睹

數次大父與大夫聞之莫不同此丈夫所難也
大夫拜侍御史方需次巡方之命忽聞大父病
瘍遂棄官歸是時家屬十百口安人曰無以爨
爨者累累若懷遂盡棄簪篋短衣禿袖將其僕媵
見星而奔歸而大父愈聞而益喜曰此丈夫所
難也大夫久在子舍大父督之出大夫不敢從
長跪涕泣以請安人亦長跽涕泣以請出於至
誠大父益奇之曰子吾子也婦而甘恬退以娛

其舅此丈夫所難也大夫不得辭再仕於楚安
人曰不能違所尊之命其唯急抱孫以慰高年
乎乃益進媵侍其年乃舉庶兒是時大夫年三
十八矣大父聞而慰曰此丈夫所難也再朞安
人遂舉孤不以孤奪庶兒之愛及媵飲食矣庶
兒非安人則啼不舉安人必身親之而孤或委
諸傅姆大父聞而益慰曰此丈夫所難也是歲
楚撫年大夫日夕馳山谷間親爲糜以飼饑者

官絡如磬盡捐其行李而安人亦脫簪珥以佐之大父聞而益奇之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遷南曹郎遲迴子舍一意不復出安人所以備繼紉酒漿㑿餈滌瀡之奉唯謹大父嘗集賓客飲而歡顧客曰豈特吾子善養其親哉亦繇婦道修也婦有丈夫之行者九寧獨主中饋之職乎客唯而退顧謂安人曰我少而仕壯而退吾子不竟吾志此婦道之缺也安人又長跽溯泣請

請絕不得大夫乃起補南水部侍大父游於椶霞木末之間達官貴人望之如神仙俱自以為不得當也從而游者不絕安人日修甘脆供賓客是歲庶兄與孤俱病孤幾死而甦庶兄竟以殤當其病母視兄與視孤無差間也當其殤母哭之而病不以孤之生稍慰也大父聞而益奇之曰此丈夫所難也既而大夫權蕪關安人遂先歸侍大父大夫滿三月即棄官歸囊中僅文

木二尺將爲安人治斂具安人曰此君破械物也竟不受容或以告大父大父曰此丈夫之所難吾婦之所易也其克相夫子三仕而甕如洗者蓋半生矣未幾而大父以九十壽終大夫年五十矣不以殺禮哀毀逾節安人之治喪者既哀且敬諸父昆弟莫不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再起補水部經維揚安人買一姬以爲侍色殊嬌好是時賓從送者數十乘莫不歎其奇也大

夫奉使歸欲屏慾修延年之術竟還其姬趣其發曰納履瓜田瓜生未破趙璧秦城揔歸行路安人涕泣乞留不聽命孤輩轉懇父執言之終不聽其別也兩人哭聲徹於鄰舟莫不歎其奇也先是大夫在南曹時已舉仲弟次復舉季弟即令瑛也及奉命行河夏鎮仲弟殤安人哭之哀復進媵侍於大夫欲為廣嗣計大夫喟然曰爾之易其難者屢矣其如吾無意何勉進一姬

終不御未幾以先大夫滿三載欲貤封遜避者兩年至是迫於司勳始受乃晉封爲安人未幾而大夫遂以瘁殉河安人哭厥絕既甦進兩孤而誡之曰爾父以世荷國寵遂不惜殉其身爾不能以身報國其忘爾父今日矣歸而大祲先是大夫有遺命荷饑饉無使吾三黨鄰里殍一夫於壑孤進而請於安人欲盡發其家儲萬石以爲江南倡安人慨然曰爾父志也是時撫方

稚臥安人絮被內呼而語之曰爾無忘爾父嘗如兄矣遂自帷中吹殘燼令孤作奏記漏三下即馳告大府曰無爲人阻也嗚呼孤是時莽莽作書以今觀之苟非安人王之豈得行其志哉復命孤治大夫窀穸曰世將亂矣急葬以從古可也且大縣可以活人古之人有行之者孤泣而受命安人自與大夫訣即茹素終其身不復御滫滑終其身一布被布裳也晚益進於內學

恍然有所得其奉持嚴淨發出衍根非世之婦人没溺於禍福之說有爲而爲者故其澄澈之極幽明融一先是大夫卒爲神兗郡歷有明徵及十餘年以來亦屆節序有大故必夢大夫擁騶從而歸一一慰勞如生平也孤以發賑事得罪於巨室安人卽勉之遠遊以卒所學故自辛亥以來往來南北幾得一當以副安人之望而竟不得也東事起是時孤以依戀子舍不敢走

長安道者數年矣復勉之北遊而且誡之曰爾忘爾父屬纊時我所以誡若者乎孤拜命而北實自爲得一當也而竟刖矣是時公府交辟或欲以孤爲將或欲以孤叅軍事孤以安人在不敢受也歸而安人醮曰爾竟忘爾母之言其忘爾父之言乎强孤出應南大司馬之辟而適妖賊侵界孤待罪戎行於安人之歿也竟不及視屬纊矣嗚呼如孤者而尚敢述安人哉然其耳

而曰得之先王父先大夫以及親鄰者如此翁
睽承安人之教得以書生守舍視安人之含殮
而安人之所産衆女得嫁者唯二人又先安人
殁矣安人之胤遺唯兩藐孤孤又安忍不逝其
耳而目者以希君子一言乎孤問安人病棄其
事跣而歸遇使者於途既哭進而問故則曰安
人之逝也側其體如内典所言吉祥法誦如來
號不絕聲無纖毫撼搖之色嗚呼此直老宿耆

禪之所難而安人易之矣又安可不述以希君子一言哉復以安人遺命以兵酷於荒茸踰禮以貽悔遂卜於其年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大夫淑字圩之阡是時得共効附棺之誠者冢子孤元儀介子孤瑛介婦戚氏侍御公于國之孫女太學生藩之女瑛先娶於沈為侍御公珣之女已先歿冢婦沈氏為都御史沈公季文之女亦先歿孫男二曰浣曰溶瑛所出俱未聘孫女

三曰俞儀出字於尚書夏公良心之曾孫舉人儀之子曰斗繩曰殊曰環瑛出也俱未字而女之嫁於侍郎蔡公子木之孫通判炳齊之子曰太學生武嫁於按察副使卜公汝梁之子曰太學生兆禎皆得共其壻執紼以從女之嫁於郎中錢公貢之孫都御史夢得之子曰邑諸生允亮允亮卒女亦得從女之聘於太子太保太學士朱公國祚之子曰胄子大烈女之嫁於太子

少保尚書潘公季馴之孫員外大復之子曰都
察院都事湛女已先殁其壻亦得以從女之嫁
於尚書董公份之孫給事中道醇之子曰太學
生嗣暐女之嫁於知州沈公之咢之孫太學生
潛之子曰邑諸生端木女與壻皆先殁蓋歸於
潘與沈者乃安人之所出而餘皆所云前母及
庶媵之女也例得丐附於貞珉云安人生於隆
慶巳巳三月之朔卒於天啟壬戌之十一月五

日益歷四朝而其享年僅五十四歲其兩膺封俱在萬曆間焉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八終